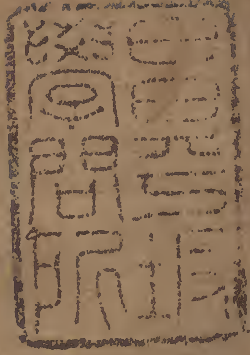


三魚堂四書大全

論十二



漢書門				
二	一	五	三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三七	八	漢
函	五	書
二六	二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22
冊數	20 (10)	
函號	277	149

四書十二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三魚堂讀本

淺草文庫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

厚齋馮氏曰此篇多評弟子賢否故

以次於夫子言動之後○趙氏曰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教也然此篇稱賢者三倍於否亦足以見賢之衆矣通考勿軒熊氏曰內二十一章言孔門弟子賢否三章泛言人品胡氏

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去聲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

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朱子曰禮樂只是一箇禮樂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行許多威儀後人便忒好看古人只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只如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揆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是繁碎耳○問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附蒙引此禮樂所指甚廣上而宗廟朝廷下

而州閭鄉黨大而冠婚喪祭小而動靜起居凡日用常行之間莫不有禮樂焉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不可一日無禮樂也○野人郊外之民以此知自古市廛之人多文而郊野鄉村之人從來是朴質也君子謂賢士大夫不獨曰士大夫而必曰賢士大夫兼德位而言也與上句民字相對○顧麟士曰按程註文質得中文過其質反謂云云則雖云述時人之言亦彙括大意於野人君子四字討實落耳上兩句卽仍是正說非必一節俱時人語也蒙引淺說講頗妄○故曰於禮樂不曰之禮樂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旣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慶源輔氏曰時俗易得逐流而徇末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聖人之所以轉移時俗

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測。至於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問孔子從先進。是夫子無取於文也。然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夫子又從之。何耶。潛室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文必以周公之舊方可。從周末文弊。已不足為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之當然。並行不悖。○問夫子用禮樂而從先進。是欲從質耶。抑欲文質之得中耶。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從質。在理則為適中。○新安陳氏曰。文武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郁乎文。蓋謂其文質得中。即彬彬之文也。此周盛時之文。即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從先進之云。正是厭周末之文。過其質。而欲從周盛時文。質得中。與從周之言。初不相妨。而可互相發。從周正是欲從先進耳。○通考朱氏公遷曰。先進於禮樂。因論其文。矯其偏勝而言。○附蒙引。夫子之從先進。正欲復文武周公之舊。所謂郁乎文哉。者也。如得位以用禮樂。則又將損益四

代以為萬世常行之道矣。豈特從先進而已哉。○存疑如用之。只據目前言。不是得行其道。而用禮樂。○顧麟士曰。如即若也。猶云若我之用之。則不然。折衷云。則字有斷然不惑時議意。夫子憲章文武。夢寐周公。從先進。便是從文。武周公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

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去聲按蒙引。重在

以其不在門為憾哉。以其嘗相從於陳蔡間。時往來於懷而不能忘耳。於此可以見聖人所以待弟子之至情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

問何以知其為弟子所記朱子曰吳氏例云凡稱名者夫

子之辭或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為夫子所言者考之不審也

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

見

朱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

中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

當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有德行而短於才者○問四科之目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

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

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

之所責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為一事之長而已也○勉齋黃氏曰四科之目因其所得而稱之舉其最優者為言

也○雙峯饒氏曰聖門之教有大綱領有小條目小條曰如長於政事者與言政事長於文學者與言文學是也如

今人能文者告之以作文之法曉事者告之以處事之法此是各因其材然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做得好文章曉

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須示之以大綱領使之治心修身從本領上做將來

附蒙引聖人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此是餘意○顧麟士曰既記此十人而又目其所長者

見得其賢如此宜乎在難而有絃歌之樂居安而切思慕之情也○程子曰四科乃從夫

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

預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音慶源輔氏曰夫子之門如此十人者固高矣然受業身通者凡

七十人則豈獨此十人可名為哲哉。故程子引曾子以為證而斷十哲為世俗之論，所以教學者使求於聖人之門，不止此十人也。○新安陳氏曰：曾子皙之子，是時尚少，不得與陳蔡之從，故不在列。又如若有若雖賢，亦以不從此行而不在列焉。○雲峯胡氏曰：德行，即孟子所謂有成德者，言語政事文學，即孟子所謂有達材者。然孟子於成德者，上有如時雨化之者，集註所謂顏曾是也。如此見論語四科，不過門人所記，而孟子五教又能發門人之所未發。通考仁山金氏曰：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勝宰我，澹臺滅明之勇，亞於子路，子羔之孝，次於閔子，樊遲之才，亞於冉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既拘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侑，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而遂以子張備十哲，可乎？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為四侑，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皙伯魚並在下列為未安，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為堂而後為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

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先用饗禮，牲幣旅陳，享先聖而南而於堂，以顏曾思孟侑，繼用燕禮，籩豆簠簋奠先聖而東，面於室，以顏路曾皙而下七十子左右，給食如昭穆之例焉。斯為得之，其餘從祀雖東西夾室可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

上聲

也顏子於聖

人之言默識心通

釋悅字

無所疑問

釋非助字

故夫子云然其辭

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

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遂有所疑。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胡氏曰。以非助我而言。似有不足於顏子之意。謂其無所不說。則凡精凡粗。若巨若細。莫不懽然領受。而畧無毫髮之疑矣。○厚齋馮氏曰。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因人之疑問而遂得以發明之。是亦助也。○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惰。皆無所不悅之驗。○蒙引。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融。無所疑問。此二句俱安在。非助我無不悅。上小註分貼大謬。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此二句註不分貼。今人只說得上句。如有憾焉。下句都說不得。正意出則雖知其不分貼。而亦終歸於分貼矣。宜細玩之。聖人本意全在下句。惟其於吾言無不悅。故為非助我者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問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

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吳氏曰。夫子於

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勉齋黃氏曰。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所非。間於其言。是為公論。夫子所以稱之。○慶源輔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雲峯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歟。○新安陳氏曰。夫子惟

論語大注卷一 先進

稱其孝集註兼及於友者蓋友于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只觀三子單之語友之實可見間字不必訓非只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稱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顏子宜哉通直朱氏公遷曰此孝即其孚於人者而稱之見稱於天下為周武之孝見稱於眾人為子騫之孝見稱於宗族為士之次者之孝德行有大小故其孚於人者有廣狹也附蒙引孝哉二字兼友在其中友實孝中一事也○積於中而著於外不可以中為家以外為外人是言其孝友之實人皆稱之淳于髡曰有諸內必形諸外亦是此意亦不分言父母稱孝兄弟稱友蓋只是家人稱其孝友而外人亦信之耳○重在人不聞三字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

丁忝丁念二反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

形旬反

家語蓋深有意

於謹言也

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綰之行也孔子

信其能仁以為異士○朱子曰南容三復白圭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此

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此是合公冶長篇子謂南容章解之

○范氏曰言者行

去聲下同

之表行者言之

實未有易

去聲

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

必能謹其行矣

雙峯饒氏曰表與裏對實與華對言為表而行為裏行為實而言為華各舉其一以

互見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附邢疏曰此卽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詳見雍也篇不

遷怒章○慶源輔氏曰聖人一言之間輕重之等則有截然不可亂者附蒙引夫子答之視答哀公雖畧然有顏回者好學一句已該不遷不貳今也則亡一句又該未聞好學者雖畧而未嘗有欠缺也顧麟士曰此章照下諸章

只是惜顏子耳范注不必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音少去聲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

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附蒙引顏路之請車雖於大義若昧

然亦可見聖門師弟相與之際如同一體而畧無少忌嫌之心矣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

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去聲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

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

夫之列言後謙辭問以弟子之年考之則回之死先於鯉故有以鯉也為夫子之設言者信乎朱

子曰以人情言之不應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而亦以此為年數之錯誤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南軒張氏

曰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己則子也無惇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

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為之惇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厚齋馮氏曰伯魚聞

詩聞禮未為不才視子淵則才不及耳唯自言其子故曰不才○附蒙引不才兩句慢說回鯉字出集註是會意解

切不可以集註言鯉之才○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雖不及顏淵來硬貼此句

嘗脫驂以賻音附之矣禮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驂音脫參而

賻之驂馬曰驂賻助也助喪用也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俗作耶葬可以

無惇驂可以脫而復扶又反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

以與人而鬻余六反諸市也王制曰命服命車不粥與鬻同於市○問命車朱子曰紀禮云

大夫賜命車且為去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上聲以副其意豈

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此蘇

氏平聲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慶源

輔氏曰葬之禮惇周於棺宜也然貧不能具則惇亦可廢車之制驂參於服宜也然欲輟而用則驂或可脫義之所可則脫驂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不可則於顏淵之厚而不從其父為惇之請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勉齋黃氏曰顏子在則夫子雖亡而不亡以道

存也顏子死則夫子雖存道固無傳終亦必亡而已矣故以顏子之死而為己之喪也○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亡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良可悲矣○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雲峯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大也○附蒙引夫以回之存亡關係道統之絕續如此此夫子所以深痛之非惟以其疇昔師弟之好而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

慟哀過也

附蒙引子慟矣此亦不欲其過於傷之意非譏之也乃覺之欲令其節哀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

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

勉齋黃氏曰以夫子之聖而得

顏淵蓋將相與講明斯道以示天下後世其為助大矣不幸而短命死焉夫子安得不興喪予之歎而不自知其為慟耶○新安陳氏曰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去聲家之有無

禮檀弓篇子游問喪具

貧而厚葬不

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朱子曰門人謂回之門人○潛室陳氏曰喪禮固有分亦須兼稱貧富固

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兩言最盡附蒙引厚葬兼棺槨說或曰棺槨是殯非葬也此說非不知死葬之以禮此句內有殯意在否不成只是葬埋也又與前註喪具稱家之有無不合可見兼棺槨在內葬之一字兼棺槨衣衾墳墓說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新安陳氏曰蓋疑辭以請車為槨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南軒張氏曰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

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子之歎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顏路請車為槨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也夫子責門人之厚葬蔽以理也顏路從而聽之牽於私也聖庸之所以分天理人欲之間而已○雲峯胡氏曰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

通考軒張氏曰合言之來而不測則為神往而不返為鬼分言之天地山川

風雷几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享於廟皆曰鬼就人物言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就一身言魂氣為神體魄

為鬼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

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朱子曰反只是推轉來謂推原於始却折轉來看其

終原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慶源輔氏曰死生者氣之聚散耳尚不能推原其始而知氣聚故生必不

能反要於終而知氣散故死也○新安陳氏曰深意在二所以字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蓋幽

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覺軒蔡氏曰夫子以未能對焉能以未知對焉知正欲

子路循其序而不躐等也○新安陳氏曰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為有序未能事人而先欲

事神未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為躐等○程子曰晝夜者死

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易繫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朱子本義曰通

猶兼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

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問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

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慶源輔氏曰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之聚散也故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也明

則有晦聚則有散。理之自然也。一而二者。人鬼死生雖是一理。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一者。雖是幽明始終之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潛室陳氏曰。死生人鬼雖幽明之事。了不相關。然天地間不過陰陽聚散。屈伸聚則生。散則死。伸為神。屈為鬼。有聚必有散。有伸必有屈。理一而分則殊。分殊而理則一。非微昧不可究詰之事也。或

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新安陳氏曰告之以所當

先能先知者是即所以深告之。○朱子曰。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謫矣。○問。未知生焉知死。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

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生吾順事。沒吾寧也。○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了。○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為氣。知覺運動。陽之為也。氣之濁者為質。形體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註。淮南子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以其主乎形氣。故曰神。人所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

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泊在氣上。初不是疑結別為一物。但人分上合當恁地。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氣雖終歸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至伯有為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為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如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雙峯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生前。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蔡氏曰。事人事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通責。朱氏公遷曰。子路問事鬼神。舉其祭禮之鬼神言。而夫子之不語者。是鬼神之妙也。附蒙引。季路此問。使夫子而正告之。亦須動着事人。及所以生之道。不然更答不來。蓋要之至理實不外是。使子路果能因夫子之言。而先盡事人之道。則事

鬼神之道理。不勞問矣。先知所以生之道。則知所以死之道。亦不待問矣。何也。理一故也。故先儒云。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子樂閔侃音義見前篇
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朱子曰。閔閔者外和內剛。

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訓。固亦如此。○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閔閔氣象。○閔閔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問閔閔行行侃侃。皆是剛正。

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
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
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
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蔡氏曰此章
當以待側時為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無柔佞之失惟
和悅而諍者得事上之宜剛直則施於敵己以下為宜剛
強則施於上下皆不當矣動容各適時中之謂禮觀四子
侍師之禮可知其得失矣禮失其宜則凶悔吝之象可由
之而見子路侍夫子行行如此於他人可知○問於行行
者有何樂雙峯饒氏曰樂字終難說所以集註以為或是
曰字之誤朱子釋經之法到疑處且先就本文解後面却
說破附蒙引閔子之剛氣含蓄得密非有子貢則稍露子
路則全露了然都是剛正人也或者以下文之言疑行行
不得為好氣象不知此味者也但憾其太露無含蓄耳○
小學云後生初年且須理會氣象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
疾徐之間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

壽天之所由定也故夫子於
子路之行有不得死之說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

路卒死於衛孔悝音恢之難去聲○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

伯姬生悝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

太子與五人介被甲也輿豶從之豶豚也欲用以盟迫孔

悝於厠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

樂寧聞亂使告季子子路也時為孔氏邑宰召獲奉衛侯
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
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言
政不及己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避同其難子羔遂
出子路人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

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獻敵子路二人太子之黨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

樂字即曰字之誤朱子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

處此○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子路為人粗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故也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為迂可見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為非義也○南軒張氏曰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孔悝始擇之不善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可謂得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與此類固不可同日

語矣○新安陳氏曰夫子初謂由不得其死然只如平常說死非正命之謂未說到不得死所處先儒云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因夫子警之而變其粗厲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若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雖不幸中夫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能也惜哉通旨朱氏公遷曰此以氣象言餘如不違如愚是顏子之氣象堂堂乎張也是子張之氣象與此類同皆氣象見於容貌之間者也又顏淵季路侍一章見二子之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一章見四子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然浴沂詠歸有高明廣大之氣象朋友共敵有勇知方有敦厚質實之氣象顏淵之氣象則近於孔子之自然冉有公西華之氣象則亞於子路之篤實者也附蒙引夫子此言蓋欲子路知所戒也與柴也愚章同意而子路卒死於孔悝之難而中夫子之料者正為不能改其行之故耳非夫子所為子路

謀之初心也。○夫子發此言時。其本心只欲其言之不中。而其言卒中者。則子路之咎也。此處不可露出行行字。蓋上文問問侃侃行行。皆記者之詞。非夫子之所言也。上文行行亦作好者說。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去聲名藏如字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改作勞民傷財在於

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南軒張氏曰先儒謂長府爲藏貨財之府無故而改

爲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爲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慶源輔氏曰古人改作必不得已者也改

作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子騫以是諷之附蒙引此兩句看來看去只是一連串意無有始而商量未決繼而確乎不易之意但其辭從容而厲皆先輕而後重如答季氏使者亦然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去聲理惟有德者能之南軒張氏曰有中於理也○雙峯

饒氏曰觀此章可見閔子問問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新安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卽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

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附蒙引二句氣勢自相連文意與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及不遠遊遊必有方相類相趕說吳氏以為妄發必不當理當理者必非妄發遂以為一反一正不知不妄發三字只是朱子周旋本文不言字面耳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

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

聲者如此覺軒蔡氏曰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

風之聲其興也勃然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家語辨

樂解篇子路鼓瑟一段與此小異附蒙引此當以由字對

丘字看丘所尚者中和也而由之瑟則不中和故程子曰

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言此以藥子路欲其變剛強

之氣習也蓋人於音樂最有不客以偽為者心動於氣氣

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也故子路因夫子

之言而欲改其北鄙殺伐之聲亦自養心養氣始夫

子之言固不專為鼓瑟也○剛勇中和皆分體用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

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七到乎正大高明之域特

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南軒

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為未至由宮牆之外望則升堂大有

間矣聖人斯言非特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慶源輔氏曰子路剛明而粗率之氣未除觀其勇於行

義欲車裘共做及程子謂其達却便是堯舜氣象則其升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為迂。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之類。是未入室之驗也。○雲峯胡氏曰：正大高明形容堂字精微之與。形容室字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已學而未深入精微之與。亦不入於室是善人未學而不能入聖人之室者也。○蒙引：門人蓋孔子門人也。○聖人之言隨時變化所施各當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為子路言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為門人言也。為子路言則諷其所短。為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教也。○或問道之正大高明如何。精微之與。又如何。曰：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處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與。所謂室也。○要知堂與室亦非有兩樣道理。精微之與亦不在正大高明之外。○孔子斯言固不專為鼓瑟發然。只是一箇子路故。即此一端亦足以見其繁云。○存疑：言子路當重在升堂上。若重在未入室。却似貶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去聲為苟難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故常過中。子

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雙峯饒氏曰：觀答問交一章及曾子稱其

堂堂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觀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為苟難。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言可見其規模狹隘。○朱子曰：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去。其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

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附蒙引子張近於狂。子夏亦未免於狷。○子貢之問問二子之所造。故孔子言其成就各偏。而朱子本其才質言之。盡矣。○苟難謂苟且難能之事。非正經義理所難者。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去聲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

其失中則一也。慶源輔氏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與者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

言也。以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為未至也。

附蒙引註中賢知愚不肖字。非指二子。槩論其理。然究竟論之。則子張便在賢知之科。子夏亦不免在愚不肖之科。○不必依慶源分才質義理。前言師也。過商也。不及此便是主義理以斷才質矣。○尹氏曰中庸

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

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慶源輔氏

曰過不及。生乎氣稟之偏。中則指義理之當然處言也。差之毫釐。即謂過與不及也。初焉毫釐。過乎中。與不及乎中耳。過而不知所以自抑。則過者愈過。不及乎中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積之至久。則相去不啻千里矣。○新安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為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

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附蒙引尹氏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輔氏之解。非尹氏本意。尹氏只為少有過不及。便失了中矣。詳味文意自見。○存疑師也。過商也。不及此。聖人即二子之為人。而以義理斷之也。過與不及。皆是就中上看。得一箇是過。一箇是不足也。過猶不及。即此就見得。此在顏曾就悟得。只為子貢不達。故復告之。○顧麟士曰。尹注列圈外。以此也。參也。魯章楊氏注亦然。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

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

得此冉求為季氏宰。又為去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

也。聖人之惡去聲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

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慶源輔氏曰師道尊

嚴而朋友親。睚理固然也。聖人愛人終無已。天地之心也。雖絕之而猶不忘乎愛。雖不忘乎愛而事之當絕者。又不但已。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新安陳氏曰。泛觀鳴鼓攻之。似是惟罪責棄絕之耳。集註謂猶使門人正救之於嚴厲之義氣中。有愛厚之仁意焉。孔子之心。微朱子其孰能知哉。附存疑。既曰非吾徒。又曰小子鳴鼓而攻之。是欲大家去救正他。使改過遷善也。註愛人無已。須兼二句看。小註以鳴鼓而攻為不忘乎愛。不是。○范氏曰冉

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

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新安陳氏曰便能反身脩德則知吾

身自有良貴而不急於仕矣○朱子曰人最怕資質弱若

求之徒却是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而反為季氏聚斂

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他這所在都不自知他只緣以仕

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

問冉求學於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

氏聚斂何耶曰冉求之失不待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

氏則已失之矣當是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

則尺地一民皆非君之有士唯不仕而已仕則未有不仕

於大夫者也使求仕於季氏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

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

而公室愈不振也故孟子以無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

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以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流

靡而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

聖人以不仕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問以季氏

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

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

如此說○南軒張氏曰冉有既為季氏之臣所當正救其

非使之由於法度今既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為私門益以

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為深也

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

自知也○勉齋黃氏曰聚斂已自不是况季氏以諸侯之

卿而富過於周公則本富強矣今又聚斂以附益之則非

義之中又非義矣聖人所以惡之深也○厚齋馮氏曰按

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曰若季氏

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季氏率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年亦載此事所謂富於周

公者此也夫季氏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

君子之論而使冉有問之冉有自止之可也不然聞孔子

之言以反命而力止之可也。又不然去之可也。今不惟不能諫止而不能去，反為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也。○雲峯胡氏曰：春秋於為長府不書，必閔子諫止之力於此事。書曰：用田賦，其為冉有阿附之罪明矣。朱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已，見於仕季氏之初，然則閔子之得豈不在於辭費宰之初歟？**附**蒙引：范氏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此句最好。蓋嘗因是推之，苟或以謀畧施之，曹操嚴尤以才智施之，王莽劉毅以才敏施之，劉裕皆失其施，故**易**曰：離利貞。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

衛人

愚者知

去聲

不足而厚有餘家

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

上聲

不折執親之喪泣血

三年未嘗見

賢遍反

齒

見齒笑也

避難

去聲

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

其為人矣

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

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致思篇：崩殯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朱子曰：不徑不竇，只安平無事時可也。若當有寇盜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所以為愚。觀聖人微服過宋，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通變處，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柴也是箇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附**蒙引：愚者智不足而厚有餘。此處解愚字與中庸愚字稍異。蓋以高柴之愚言也。然聖人意重在智不足上。○家語往來過之，足不履影，上之字指孔子則此影是孔子身影也。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

確

克角反

所以能深造

七到反

乎道也

朱子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

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畧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畧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緣他質魯鈍不便理會得故著工夫遂見得透徹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能通透終於魯而已○若是魯鈍者却能守其心專一

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曾子遲鈍直辛苦而後得之○問參也魯魯却似有不及之意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慶源輔氏曰遲鈍者不能便明了須用工夫方透聰明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其誠篤而無始終作輟之殊所以其造反深也附蒙引曾子真實是魯後人見他後來地位高只管為之回護謂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夫子當時以與柴也愚師也辟並論則分明是魯矣分明說是魯亦何傷適足以見其學力之勇能由學以至聖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所勵也○觀曾子問一篇則其才之魯與其學之確皆可矣驗矣

師也辟

辟婢亦反

辟便平聲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留意於容儀附存

疑辟便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此解與後篇友便辟注習於威儀而不直一般蔡沉解書問命便辟謂順人所欲辟人所惡愚按此解尤切亦不失習於威儀而不直意師也辟亦當依此看只是外面為順辟中心却少誠實也

由也嘑嘑五旦反

嘑粗俗也傳去聲稱嘑者謂俗論也

慶源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為野附存疑嘑

粗俗是欠細賦欠文氣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音御之使知自勵也

南軒張氏曰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嘑則氣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矯勵而擴充也○問柴愚參魯師辟由嘑此乃生質之偏如此夫子言之所以欲四子充其偏而歸於全也然參

竟得道統之傳何也勉齋黃氏曰愚者暗辟者少誠實嘑者粗俗若夫魯則質厚而已未嘗不明未嘗不誠實未嘗粗俗比之三子已爭些况質厚者為之難一為之則確實下工直用力到底如弘毅如易簣等處皆可見安得不傳道邪○慶源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畧乎外遺乎內則誠不足畧乎外則文飾不脩此四子情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耳○厚齋馮氏曰柴參近道而柴欠疏通參欠明敏師由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雙峯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惟曾子能於偏處用工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工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已附存疑四子都是舉其偏處說其好處都不言蓋欲使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是或疑下章

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二章語勢不類恐非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

慶源輔氏曰此與易大傳其殆庶幾乎同

屢空數

音朔

至空匱

也不以貧窶

反

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

道又能安貧也

問集註中言近道又能安貧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

朱子曰世間亦有質美而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空為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嘗非之謂聖人之言未嘗有是屢而有閒是頻復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奚遠哉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也○潛室陳氏曰簞瓢屢空到此境界不改其樂是幾於事天之事以此說顏子事理平實與下文貨殖正相反而地位峻絕○蒙引回也其庶乎言幾與道為一也此近道與忠恕近道知所先後則近道不同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

○如聖人則與道俱化矣顏子猶有未醇在故只曰近道屢空又却於顏子身上指出一件守人之所不能守處說另是一意正所謂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者○只為顏子貧故云若顏子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為近道○屢空是因回之貧而見其安貧貨殖是因賜之富而見其求富屢空只當貧字貨殖只當富字○存疑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如有所立卓爾此是近道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其屢空亦因可見

命謂天命

天所賦貧富貴賤之命

貨殖貨財生殖也

史記言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

貴注云廢舉停貯也與時逐時也物賤則買而停貯貴則逐時轉易貨賣

億意度

音鐸

也言子貢

不如顏子之安貧樂

音洛下同

道

新安陳氏曰貨殖是不如其安貧不受命是不如其樂道

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

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去聲時事

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程子曰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

能順受正命也○葉氏曰或者不喻乃謂子貢真好利者夫樊遲學稼圃夫子猶以為小人豈有子貢而無一言以

正之乎○附蒙引屢中須看屢字見其不中處亦多何也不由於學只用其才質之敏而料事耳○屢中與言必有中

不同彼以理言此以事之成敗言出於料者也彼非以料中也○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

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

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

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慶源輔氏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

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億度若億而後中雖其才識之明亦幸而已其

日屢中則不中者多矣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

人之不貴言也如是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邾子益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

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

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

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

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

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朱子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勉齋黃氏曰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二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如其庶也○雙峯饒氏曰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氣質之偏此章是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自勵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賢哉回也回也其庶乎屢空皆即其所能而稱之顏淵子路子夏子貢皆為以理自守者然守之近於自然者顏子也守之篤而其進未已者子夏也守之固而自許其能者子路也守之嚴而不免以己方人者子貢也是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

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此已是進信一步而說善人矣

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朱子曰善人是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不

入於室須是好學方入聖賢之域○問善人之道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為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入聖人

之室。○問善人者，未能有諸己乎？南軒張氏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己者，則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己則不可謂其盡。夫有諸己之道，則亦未也。○慶源輔氏曰：質不美，則不可謂之善人。然質美而好學，則進不已。雖大與聖，可以循至，又不止為善人而已也。○雙峯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奧，以其無學問之功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自賦質而言善人，生質雖美，然必學而後可以入道也。自進德而言善人，有恆者皆有入道之資，此其所以為可取也。○董氏彝曰：天資則一定而不可移，學力則進進而不已，有天資而無學力以充之，則終於為善人。附語類林問不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通義白雲許氏曰：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影出善人形狀。○蒙引問善人之道，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也。○顧麟士曰：註自不為惡四字，正急答善人處，講者多忘却非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言指論字，貌指色字。○程子曰：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

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雲峯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雙峯饒氏曰：上言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經傳中有專指而色言者，色思溫是也。有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貌而言者，此章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者，色取仁是也。問色取仁如何見該得行事而言，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即所謂色取仁也。附存疑論篤只是言註曰言不

可以言貌取人却加貌字。蒙引曰：大凡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此說是。今有人談論篤實底，其舉動容止自然與他一般，未有言論敦篤舉動却輕浮也。以此觀之，鄉黨篇恂恂如也，亦是就言說而貌在其中，亦可見矣。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

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審行之不勇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必能不待教之耳。○新安陳氏曰：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互問。問同答異，亦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前師商執賢章尹氏所謂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說，與此章參看正可相發明云。附蒙引：冉有問聞斯行諸是必

疑其不可。子路問聞斯行諸。是必疑其為可。而亦未甚安耳。所問雖同。而所以問則不同。聖人固不得不異其所答。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謝氏曰。敢非不敢之敢。乃

果敢之敢。○鄭氏舜舉曰。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子淵矣。蓋匡人之所欲加害者。在夫子。而不在子淵。

故子淵之死。生得自為之也。附存疑。回知夫子之在。以天未喪斯文。必之也。胡氏曰。先王之制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國語晉語樂共音恭。子曰。民生

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族類也。謂君之食我師之教

我與生之恩同類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為父。在師為師。在君為君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

慶源輔氏曰。顏淵之於孔子。蒙博約之教。得聖道之傳。真所謂受罔極之恩者。恩深則義重。信非他人為師弟子之比。○雙峯饒氏曰。孔之於顏。教愛兩極。其至義雖師生。恩猶父子。所以為恩義兼盡。即夫子不幸

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

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

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顏

子死之可乎。程子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况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搏

命吾之全卷十一 先進

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吝當預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為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朱子曰。事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友以死。在未遇難之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曰吾以汝為死矣。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慶源輔氏曰。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死之義。孔子免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既免。而顏淵相失在後。脫有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既來而孔子迎。謂之曰吾以女為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遽復之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道其實也。其意若相反。而實相承。顏淵之於孔子。雖曰未達一間。至此等語。殆相為一矣。○趙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

以死為重。而以不輕於死為重也。○潛室陳氏曰。朋友同遇患難。有相死之義。謂各盡其扶持救衛之道。無委棄之理。若死不死。則有幸不幸存焉。非必輕死求鬪。謂之相死也。○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在回何敢不死。甚明也。○二不字。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矣。顏子以德行稱。而善於說辭。如此。豈諸子所能及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見聖賢處物之義。餘如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皆明處憂患之道也。朱子曰。孔子之言。是以仁決之。孟子之言。是以義決之。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附蒙引。胡氏幸而不死一條。最好。然似當更足之云。使請於天子。方伯。而不從。如孔子請討陳恆。然顏子又不但已。當為豫讓。必報之舉。然後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之義。為盡也乎。○存疑。古謂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子在回何敢死。是重於泰山也。子不在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慶源輔氏曰二子以聖門

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為慊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

也問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異非常也會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慶源輔氏曰季然自多其家得

臣二子而致問則其顏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附顧麟士曰按注疏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然達說云吾意子必舉德業聞望之隆又

似即指非常之人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朱子曰不

可則止謂不合則去○勉齊黃氏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附蒙引以道事君謂不以容悅事君不以功利事君而必以道事君若君不從則去之此兩句自相連帶註亦要看得活○但居三公九卿之位而不能稱其職不失為具臣使居小官而能舉其職或德浮於位則其位非大臣其道則大臣矣○存疑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或謂朱子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慎勿復言曰平生所學惟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哉朱子此言真可謂以道事君不從君之欲者○顧麟士曰以道事君只解不從君之

欲是緊關話不要只
做大臣論說得汎了。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勉齋黃氏曰大臣者異乎羣臣而超乎其上者也具臣者等乎羣臣而混乎其中者也。以道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不可謂進不以正言不見從此大臣之所以異乎具臣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

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

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

去聲

不可奪之節而

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

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

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

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問孔子言

由求為具臣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龜山楊氏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顯夷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又問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而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

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問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朱子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纔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一死守之亦未為難惟率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南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己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頃可

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厚齋馮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為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魯而以為大臣也既抑之以具臣及其以從之為問故明以弑父與君不從折之○新安陳氏曰弑逆非不可之大者歟平常能不可則止者於弑逆必不從未能不可則止者未可保其必不從也由求於君臣大義固熟聞之但察之恐未精耳觀由仕於出公即為之死求於伐顛史惟知為季氏子孫憂於父子君臣之義能精察之否乎夫子於此實欲折季氏之不臣故許由求為死節之臣耳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厚齋馮氏曰成

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畔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附淺說聖人責之意以學優斯可以登仕明體斯可以適用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則內焉有妨於治己而身心性情不可得而脩外焉有妨於治人而人民政事不可得而理德由此而不立學由此而不成功以之而廢業以之而隳是乃賊夫人之子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夫佞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

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

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

以禦人耳

本前焉用佞禦人以口給而言

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

也

朱子曰佞不是詔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

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附蒙引註云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此學字對行字屬知是指後來為政之道說所謂治民事神也蓋方其未達之時固未嘗無行然所行者孝弟忠信之事若夫治民事神則固未之行也只要探討窮究在此○失言之過小欺心之罪大故夫子不斥其非特惡其佞○范氏曰

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

未聞以政學者也

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

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

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

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宋子曰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

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三代以下六經雖未具考之書禮則舜之教胄

子敷五典與成周鄉官樂正之法所以教夫未成之材者蓋有道矣三代而下則既有書脩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學者豈可不之讀而遽自用乎苟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忌憚其失不但卑陋而已○南軒張氏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故夫子有賊夫人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不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己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况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為學乎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 臥反

哲會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

上聲

長於女

汝同

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

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

用也

東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

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爾蒙引前條以吾一日長

乎爾毋吾以也此且教他盡言還未知是教他言箇甚麼

至下條則何以哉方知是教他言志假如夫子續毋吾以也云吾有過幸爲我言之亦何不可方知上條虛說未可

就入志字入亦須在言外○竊意他日使二三子盍各言爾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此四子侍坐而告

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專指出仕之事而非泛使之言志也○存疑東陽許氏謂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

問答之間固已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愚謂此說恐未是知弟子者莫如師况聖

人乎他日孟武伯問由求與赤之仁夫子以其才對與此若出一口焉謂聖人不知其所欲爲可乎大抵聖人此問

亦是使各言其志以觀其自知之何如且欲因而可否勉勵之耳是卽教之所在也觀其於

由則哂之於點則與之可見矣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

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

之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出爾雅方向也謂向義也

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上聲哂微笑也厚齋馮氏曰子路齒先諸

子又勇於進道故夫子有問必先諸子言之其言與冉有皆以三年為斷蓋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間勢難為當兵荒後時難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展盡底蘊而言也○附蒙引于乘之國慢露出大字下句大國又不止于乘矣如當時齊楚秦晉皆

地方千里或數千里豈特于乘而已哉然亦不可說是小國如滕之介於齊楚然為下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說不去耳○飢與饑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亦有通用處然有飢饉無饑渴○存疑有勇自善政來知方自善教來○蒙引看記者此處下箇率爾便知是對下面鏗爾舍瑟而作言詳之○子路不但失之率爾其言志亦終是有激昂軒發之氣而不足於雍容此夫子所以哂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

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同做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

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

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朱子曰子路使民

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附蒙引三年可使足民者蓋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均其徭役薄其稅斂食之以時用

之以禮如此則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矣禮樂教民之事治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方為盡道冉求所

任者富民之事耳見得還缺一故明說出而不自居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此禮樂就化民上說君子猶言賢者

賢者則能盡禮樂於己然後能以禮樂化民也以此見由求二子不但心術不同才調亦自不同子路所設施者

兼政教而冉求只是政一邊子路合下便說千乘之國求則只六七十子路便說出許多人不能為而已獨

能為之意思冉求只恁地說箇平常國道如此然其所自許者只亦是足民而已雖是謙詞然其才品大槩如此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

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新安陳氏曰求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赤若毅然欲從事於

禮樂則是以君子自居故必先為遜辭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

會眾類音眺曰同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

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大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

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

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

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以徧時聘曰問殷頰曰視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境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頰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眾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慶源輔氏曰周禮所謂殷即眾也頰即見也

端玄端服章甫禮冠慶源輔氏曰禮有玄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衮以祭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日毋追音牟堆商曰章甫周日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相

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厚齋馮氏曰會同諸侯朝於天子之禮也而兩君相見亦曰會

又有同盟當是時諸侯朝於天子寡矣華之言當為兩君相見而設夫擯紹禮樂之末也小相又擯紹之末也二子以子路蒙哂故其辭又謙附蒙引宗廟只是諸侯宗廟會同亦是諸侯不必以天子為主而小相為諸侯以小相為諸侯則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一句全相反了不成文理

○端章甫帶上讀君相皆然乃禮法之場盛服也○願為小相如云從大夫之後一般據禮初無大相小相○願為小相言願得贊禮於其間分明是相君祭祀相君會同也○存疑會同是諸侯會同於天子故註云諸侯時見曰會眾頰曰同或謂諸侯會同於天子不得相贊禮不知周禮春官載朝覲會同則大宗伯為土相諸侯來朝則有介如上公九介之類明有相贊禮馮氏謂當時諸侯朝王禮廢華之言為兩君相見而設此說亦未是諸侯朝王常禮也聖賢道其常然華所志之禮兩君相見亦在其中○顧麟士曰按通義許白雲曰集註時見曰會眾頰曰同周禮殷見曰同殷即眾也改殷為眾也改殷為眾避宋諱也但

周禮有殷頰曰視又一禮也此則易見為頰不知如何然頰亦見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

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

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

求赤而後及點也張存中曰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曾點字皙與子

參皆侍孔子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按史記家語載曾

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希閒去聲歇也作起也撰具

也朱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侍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些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看其意

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音夾之衣新安陳氏曰單單衣

袷袷衣至此時浴盥音管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問浴之為盥濯

祓除朱子曰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為證是也韓愈李翱疑裸身出浴之非禮而改

浴為浴不察此耳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

也風乘凉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音善樹木也詠歌

也通考巴川陽氏格曰魯秉周正朔莫春建辰之月豳風春日載陽蠶桑之時也曾點舍瑟之對今味其辭則

四時寒燠之代序。與裘葛衣服之異宜。有與時偕行自樂之妙。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日暖。景明物熙。童冠詠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若以為寅月沂水之凍方解。雩壇之風尚寒。浴沂詠歸非其時矣。曾點之學

蓋有以見夫音扶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

新安陳氏曰此等句皆是就本文反復玩味以想像曾點胸次而於無中形容出有來故其動靜之

際從七容反容如此朱子曰曾點都不待著氣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觸處皆

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服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今人讀之只做等

閑說話當時記者亦是多少仔細又曰門人詳記舍瑟事欲見其從容不迫洒落自在之意耳○慶源輔氏曰理欲

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

能體用兼備自然而然若曾皙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耳故集註著有以見夫四字便是斷得曾皙所學之

分量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說相應而其言志則

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音洛其日用之常初無舍上聲已為

去人之意胡氏曰即其所居至之常者莫春融和之時沂水祓除之事與其朋儕游泳自得乃其分所宜

為而目前所可為也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

以自見人不我知則將無所用於世矣此點所以異於三子也而其曾次悠然直與天地

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形句反於言外新安

陳氏曰直與至於之妙作一句細分之上下同流接天地字各得其所接萬物字○集註此一節二十二字又是自

無形容出有來其言外之妙趣不可以尋常解書訓詁體貼之例求之必待學力進眼目高後自然默會之可也○慶源輔氏曰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爲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胸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三次改削前後見得如此平實

學。者。當。深。味。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

亦。有。以。識。此。矣。朱子曰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個好朋友行樂去日

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問。夫。子。何。以。與。點。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其。間。漠。然。若。無。聞。者。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闕。乃。徐。合。瑟。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爲。者。及。夫。子。慰。安。之。然。後。不。得。已。

而。言。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同。流。各。得。其。所。也。曰。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少。長。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爲。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也。或。曰。曾。皙。胸。中。無。一。毫。事。列。子。御。風。之。事。近。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爲。人。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

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山川流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道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著。這處便有甚私意。來自是著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看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賢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之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鍼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曾點氣象固是從容洒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

○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洒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或知爾之問。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言語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曾皙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甚麼合殺。○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曾點與漆雕開。只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門。豈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為學與為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為。須先教自家身心得無欲。直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三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學者須是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

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又少却
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脫洒意思。○新安
陳氏曰。曾點所言。想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
意思。又按三子所言者。事功其志實而小。點所言者。理趣
其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點所見之
高。以一時所言觀之。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而點超然於
理趣之高。宜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學者必有曾點見
處之高。以立其體。又有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為無
弊。不然。鮮不流於狂矣。通考仁山金氏曰。與點所以激三
子。下文之辨。所以實曾點。附邢疏曰。鏗。投瑟聲也。雩者。祈
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
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所膏雨也。使童
男女舞之。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為舞雩。
舞雩之處。有壇。壇樹木。可以休息。○蒙引。鏗。爾帶下句。讀
鼓瑟。希。非瑟音。希也。鏗。爾。是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爾也。
○亦各言其志也。合點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

與後面一句不同。○暮春者。春服既成一段。場中若出此
題。篇末當發出異乎三子者之撰。意思以繳之。蓋春服非
章服之比。童冠非冠。蓋軒冕之儔。沂水舞雩。又非廟朝具
瞻之地。詠歌而歸。各適其適。皆非有待於外者也。句句意
在言表。○夫子與點連鼓瑟。希。從容意思。亦該了觀語錄
可見。○浴盥濯也。盥洗手。濯洗身。依語類。只是手足。○上
已。三月第一已日也。古今用此日。祓除。自魏晉後。只用初
三日。祓除。祓亦除也。除舊取新之意。浴亦去舊垢。以自
新也。○壇。壇除地為壇。築地為壇。○天理流行。必兼人欲
盡處言者。理欲不兩立故也。○天理流行。隨處充滿者。近
自一身之間。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身之所接。
如君臣父子之屬。皆是道理如此。一動靜一衣服一飲食。
以至鳶飛魚躍。都是此理。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
下莫能破。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也。○悠然。悠
寬緩也。是無介累也。與規規正相反。凡人有介累者。自急
促。無介累則超然物表矣。自直與天地云云。至之妙。所以

狀其胸次之悠然。○隱然自見於言外。曾皙當初說時。初未嘗特認這一箇氣象說來。此是傍人看得是如此。故曰見於言外。當時唯孔子解此。三子與之同席。亦未必知也。或因夫子歎息而深許之後。方辨得出。亦未可知。○存疑。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安土敦仁。無入而不自得。人惟私欲一萌。則天理為之隔礙。而不行。如靜而未接物。此心亦動。是此理不行於靜矣。動而應物。則心又妄動。此理又不行於動矣。故其要只在克己。人能克己。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靜亦定。動亦定。近而顏之瓢。點之瑟。遠而堯舜之功業。文章。周公之制禮作樂。一以貫之矣。故謝上蔡謂勿忘勿助。則知此與夫子與點之意同。程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者。此也。○語類。林恭甫問浴沂事。曰。想當時也。真是去浴。但古。人。上。已。祓。除。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

其志也已矣

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朱子曰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

矣附蒙引為國以禮禮字該得廣讓特其本耳

○存疑這禮字便是上註天理流行之理字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

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

無貶

悲檢反

詞蓋深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

亦許之之詞

附蒙引須要見得孔子虛空說箇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要何用蓋赤本意豈是要為之

小相不過擇其卑者而自處耳夫子獨解其意而知其以宗廟會同之禮自當也今人都不解此意而說得鶻突了非諸侯而何一句不可輕地看蓋亦謙言為諸侯之小相而實是要為諸侯宗廟會同之事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

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

去聲高如

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新安陳氏曰此條專言三子言志平實無

高遠之意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

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

去聲

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問曾點言

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朱子曰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此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耳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爾曾點之學無聖人為之依歸怕有老莊意思也未便做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

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如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者也○潛室陳氏曰凡狂者志高而行不副謂其志高故見大意而聖人與子路等所之謂其行不副止於見大意終不入聖人之室

見者小子路只為去聲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

却便是這氣象也問程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西赤冉求二

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朱子曰三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禮之微妙處若曉得禮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

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見得快所以不把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問三子皆事為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日子路才氣去得他雖粗暴些纔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是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便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為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日子路若達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理會得道理雖事為之末亦是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為來○問為國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不能出此二途點有見乎長育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而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為當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為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閑暇平和也曰是○到為國以禮分上便自理明自然有

曾點氣象○潛室陳氏曰為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此堯舜氣象○雲峯胡氏曰以三子言之子路未達為國以禮求於禮樂不敢當亦則若有志於禮樂而所言宗廟會同禮之末耳

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與點分別

而言之故云夫子不取非謂夫子真不許其得國而治之也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

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言樂音洛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去聲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

歎曰吾與點也朱子曰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自然如此充其見

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又曰曾點

漆雕開已見大意朱子曰他見得這箇大綱意思於細密

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

○點與參相反父子間為學大不同點天資高明用志遠

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為間有不屑用力者參也三

省隨事用力旋旋推去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

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

上見得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

必有以辨之○問孔門英才多矣何為不得乎此而點獨

得之回參不必類乎點也而又獨得斯道之傳何也勉齋

黃氏曰資稟高則不局於卑志量大則不溺於小見識明

之獨得也。若顏子則其資稟志量見識趨向當無異乎點而深厚沉潛淳實中正必有過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得則異於點也。點之子參其見不及乎皙而其學則近於回。以其用力之篤則遂與回等而非點所及也。曰皙之不及乎回參而卒未免為狂者之歸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為學之方固當存養乎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夫是以精粗不遺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厚沉潛淳實中正之意有不足焉。則見高而遺卑見大而畧小見識有餘而行不足趨向雖正而行則遠。此所以不及乎回參也。雖然自回參而論之點誠有未至。自學者論之點之所見豈可忽哉。規規翦翦於文義之間事為之末而習中無所見焉。恐未易以狂語點也。通考宋氏公遷曰此皆即其所志而言之也。若伊尹之志是後賢追論其志如彼伊尹顏淵有隱顯不同而尹之志則顏所能為由求亦視顏氣象差小而

所言皆其能事。附蒙引曾點見得眼前步步皆是道理無所假借無所等待者也。○曾皙終是狂如季武子死倚其門而歌曾子芸瓜誤傷其根被棒仆地此亦堯舜氣象耶。就好處說便是堯舜氣象就不好處說便自為一等論。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三魚堂讀本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孔子弟子與君大夫問答十章君大夫問六章夫

子之言五章曾子

子貢子夏各一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

克勝

也

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克己亦無別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

而已謂身之私欲也問己私有二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

是夫子所指朱子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胡氏曰耳目口體之欲皆因己而有故謂

復反也慶源輔氏曰及猶歸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之私如行者之及歸於家也

也朱子曰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著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

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使有事君底節

文有父子使有事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慶源輔氏曰天理即全德也節者其限制等級也文者其儀章脈理也

不日理而日禮者理虛而禮實以其有品節文章可以依據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

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

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

復全於我矣勉齋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

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為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日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

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始言仁者本心之全德至此則本心之德復全此一全字即是本

來全字不過能復其本然者耳○程氏曰克己之私既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本心○朱子曰一於禮之謂仁只

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問克己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

發動處克將去必因其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日如此只是發動方用克若待發動而

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日若以克

去已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關。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人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克是克去己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己了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底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克己便要復禮。但克己而不復禮。則墮於空寂矣。然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立如齋。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齋。即是天理。跛倚。未能如齋之時。不係人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新安陳氏曰。禮有專言者。有偏言者。恭敬辭讓。偏言之禮也。復禮為仁。專言之禮也。克己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在是。專言之禮。仁在其中矣。通考勿齋程氏曰。獲勝其私物欲淨盡。是曰克己。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是曰復禮。

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新安陳氏曰。甚速。以言。○朱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仁也。○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得實。楊氏以為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囿於其中。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八荒。皆在吾闥同意。○覺軒蔡氏曰。天下之大人。人皆稟受此仁。我真能克復為仁。即此仁便與天下之人都湊得著。所以天下皆以仁稱之。

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

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

可勝平用矣新安陳氏曰日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

了須是日日接續用功如日三省之日日日克己而無少

閒斷幾決於己而無所留難則私欲方淨盡而天理自然

流行矣須究味淨字淨盡者無一毫不盡之謂也○朱子

曰今日克復是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

幾多大工夫須日日用工○為仁由己這都是自用著力

使他人不著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雙

峯饒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

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為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

以成功之效言之也然則欲克己而復禮者果何所用力

耶曰為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

條目也欲收克復之功者其亦勉諸此而已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

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

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問歸稱與也謂天下

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朱子曰惟其事事皆

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

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

了○問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

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一日之語如何得事事

皆仁曰一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

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

去雲峯胡氏曰能克人欲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性質之偏

說以是之。○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朱子曰：然。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知得裏面小，不好處氣質，而忘其難，故云：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質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偏處克治。○跛倚踞敖，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者。伊川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曰：問顏子問仁，與問為邦先後。曰：有克己復禮工夫，方始做得四代禮樂底事。○克己之己，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曰：氏克己銘，極口稱揚，遂以為己既不立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皆在吾仁中，說得來恁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不知未是如此。問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己之日全不干涉。此只是自脩之事，未說著外面。在曰：須是恁地思之。○初無吝驕，作我蠢賊，只說得克己一邊，却不到復禮處。附語類：克己復禮為仁，與可以為仁矣之為，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為仁之本為仁，由己之為，為不同。○或問克訓治

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或問如何知得是私？後克將去。曰：隨其所知，漸漸克去。○固是克了己，便是禮。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却不只道克己為仁，須著箇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下文云：非禮勿視，聽言動，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己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己者，雖謂之無己，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也。○或問如此則克己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孔子告顏淵，只說克己復禮，若是克得己，復得禮，便是見仁分曉。如往長安，元不曾說與長安有甚物事，如何但向說向西去，少間他到長安，自見得。○一日克己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己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若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明日若不克己復禮，天下又不歸仁。○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

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
○蒙引天子意以人皆有是仁而或不仁者禮之未復也
禮之未復者己之未克也故必盡克了己私而一歸於禮
焉則事事皆天理而仁在是矣然有是功則有是效其功
深者其效大故誠能一日之間克己復禮而為仁則人同
此心心同此理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仁矣○
己謂身之私欲也兼三項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二也
人我忘克三也分言之則有三若單舉耳目口鼻便該了
那兩項且如氣質之偏是偏箇甚麼人我忘克是忘箇甚
麼故下文之言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盡之矣謝氏謂須
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是於難字提擲亦非身之私欲外
意也○性偏難克此性字兼氣質而言也或曰專指氣質
不兼理非也氣質者理之所寓氣質偏則理亦隨之矣○
復反也所謂欲盡而理還則滿腔子裏盡天理帶事說○
克己復禮為仁言克己復禮此所以全其本心之德也如
此說方與註合而本文兩箇為仁字都一般程子方始是

仁一句似與本文為仁字不類○上句克己復禮以用功
者言下句克己復禮以成功者言故以一日字加其上然
畢竟同○歸猶與也與許也凡物與人便是把這物歸他
了稱道人亦然把這好名目加他便是把這箇歸他了字
義須要解得切○仁者天下人心之所同而克復以全其
仁者則吾之所獨也吾能克復以全吾仁則是人心之所
同者我先得之矣天下安得不翕然歸吾仁哉此正與盛
德至善民不能忘相似皆實理也今人但見人事做得合
天理便都稱許他說此人作事合天理此便是歸仁○為
仁由己仁者吾所自有為之何假於人之助而亦非人所
能助○存疑顏淵問仁是問如何方是仁此便是問所以
為仁也故夫子告之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己復禮為仁
言克己復禮所以為仁也為仁猶孝弟為仁之本為字故
註曰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事皆天理本心之德復
全於我不是解本文為仁是申上文所以全其心之德意
○仁者心之全德就該動靜了言克己之目曰非禮勿視

聽言動。却就動上說。何也。私欲在人。必動而後見。若閒時思慮未起。私欲未萌。亦無可克處。故克己工夫。須就動上做。然必動時方克。靜時都不簡點。亦不得。故聖賢復有持敬涵養之說也。然聖人。不以告者。動靜交養。是學者事。顏子。生知之亞。靜亦無待於簡點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際謂二

之。已判然矣。故不復。扶又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請

己復禮之條目。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

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

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問

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

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

教他索性克去。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

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纔不遠。便是不明

聽德。惟聰。纔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

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爾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雲峯胡氏曰。此章緊要在勿字。故集註契緊解此一字。蓋心為一身之主。即將為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新安陳氏曰。非禮者己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己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能如是。則日用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在其中矣。○事如事事之事。書命篇云。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史記曹參傳。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新安陳氏曰。事事。上事字。是用。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力。活字。下事字。是死字。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朱子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雙峯饒氏曰。如吾與回言。終日回於吾言。無所不悅。夫子平日多與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

是約之以禮。○顏子所克之己。私只是微。○程子曰。顏淵過不是顯過。然顯過易見。微過難見也。

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

其中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由中而出。泛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而根之意。○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此顏淵事斯語所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以進於聖人。及之意。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平之有聲。

視爲之則

慶源輔氏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迹可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

爲之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

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視爲操心之則○陳氏曰心虛靈

知覺事物纔觸即動而應無蹤迹可尋提處○胡氏曰心

今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滯

此其本然也○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鑿五行精華之所

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干

變萬化欲加檢防

先以視爲準則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

陳氏曰蔽指物欲之私而言中指心

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

蔽接於前則心體逐之而遷矣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

己復禮久而誠矣

朱子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爲操

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

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

矣○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

矣○許氏曰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

之書非禮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克己卽制之於外復禮

卽以安其內○胡氏曰克己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用力

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未是仁真積力久自然誠

實則可謂之仁也○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

誠則私欲淨盡表裏一貫自無所容其力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

誘物化遂亡其正

朱子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

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物至則智足

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

於外方始不好去○慶源輔氏曰人心所稟之常性乃得

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卽秉彝之性

也○胡氏曰不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

因知而此心爲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陳氏曰知指

形氣之感而言物欲感而知覺萌遂爲之引去矣化則與

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朱子曰：防閑其邪，妄

於外而存其非禮，勿聽。朱子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實理於內也。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

所以云閑邪存誠。○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

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

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蔡氏曰：或疑聽箴之說亦可移為視箴用，殊不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聽

是自外而引入內，視為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切。○雲峯胡氏曰：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

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旁，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

安其內。耳之聰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爾。其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慶源輔氏曰：躁

屬氣妄屬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故專。○陳氏曰：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一篇關要處。矧

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書曰：惟口出好

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陳氏曰：門之闔闢所繫在樞，弩之張弛所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

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蔡氏曰：出好則吉，則榮，與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

捷，可不畏哉。傷易，則誕傷，煩則支。慶源輔氏曰：易則心不管攝，故必至於妄誕煩，則心

不精一，故必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

辭。朱子曰：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

機與戎出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
 痛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件出悖則來違○言箴
 說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
 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開都說得周備○
 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欺誕之謂而易
 中之病也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煩支猶木之枝從身
 之旁而迸出者乃煩中之失也○蔡氏曰易則誕由其妄
 而不專也煩則支由其躁而不靜也內不靜故已肆而物
 忤內不專故出悖而來違○雲峯胡氏曰易是輕言煩是
 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乎不善矣朱子以為是四項病而
 諸家只解歸躁
 妄二字非矣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平聲**誠之於思志士**
勵行去聲**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朱子曰哲人志士
說兩般人哲人只
 於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
 雖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思是動之微

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
 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
 是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曰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是生死
 路頭○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理之
 公則皆無餒於中故裕逐人
 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
造七到**次克念戰兢自持**慶源
 輔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戰兢自持敬謹之體也○
 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凡學者動於心不可
 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為言凡學者動於身不
 可不加自持之念○陳氏曰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
 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常恐懼戒
 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覺軒蔡氏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
 功一也故曰同歸○新安陳氏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
 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子引用此
 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也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

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天性乃以天地之性言也。○
徽菴程氏曰：物欲之外至禁防於視聽，俾此仁之全體湛
然清明，無一毫之或蔽私欲之內萌消弭於言動，俾此仁
之妙用翬呼麥反。然中節無一毫之或乖，見非視聞非聽
見聞非動視聽為動，勿視勿聽則不動矣。動兼思貌而言，
洪範五事備於此矣。不必以勿為心也。真氏謂勿指心而
言，非禮勿視，勿聽，戒謹以存養也。觀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及閑邪存誠之語，可見所以防其外入而動於內也。聲色
之非禮，雖甚顯而在外，過其外者不能入，能禁防於視聽，
則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矣。非禮勿言，勿動，謹獨以研幾
也。觀人心之動發，禁躁妄及誠之於思，守之於為之語，可
見所以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念慮之非禮，雖甚微而
在內，萌於內者不能自已，能警省於言動，則此仁之大用翬然中節矣。
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

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

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慶源輔氏曰：非顏子之明睿則雖告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之說必不能察天理人欲所由動之幾而遂請其條目

非顏子之剛健則雖告以為仁由己與四勿之說必不能

致勇決於此而遂以仁為己任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顏

子而他弟子不與焉。○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

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功於勿字

○趙氏曰：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之幾

將有誤認天理為人欲人欲為天理而不自覺於冥冥之

中矣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將有

玩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而依違於二者之間

矣。○雙峯饒氏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只云戲言戲

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詳畧不同何也

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

外入謹其自內出大抵四者皆身之用而為由中應外者
勿則制之於外以養其內也○視箴心兮本虛應物無迹
無迹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安有形迹可見應物雖無迹
亦在操之而已然操之則有要惟視為之則此則字即上
文要字意何以視為之則蓋凡非禮之色一接於目便是
一箇蔽也蔽一交於吾前其中動而遷矣所謂物交物則
引之而已此蔽字作死字看制之於外不為所蔽也制之
於外應蔽交於前以安其內應其中則遷克己復禮此視
上之克己復禮也久而誠矣此以制外養中說久則外不
待制而自無內不待養而自存是為誠○聽箴閑邪即克
己存誠即復禮○言箴自人心之動至內斯靜專專就理
欲上說是克己復禮正意矧是樞機以下四句則就利害
上說傷易則誕傷煩則支此二句貼前上四句已肆物忤
出悖來違此二句貼前下四句○四箴通是制外養中意
○存疑夫子告顏淵若是未省得人必問如何為己與禮
與為仁若子路問君子曰脩己以敬乃曰如斯而已乎此

是未省得今於曰己曰禮曰為仁畧不問及直請問其目
可見其於天理大欲之際已判然無疑孰為己在所當克
孰為禮在所當復皆已明白於胸中也○註云目條件也
以大學三綱領八條目來看這目乃是克己條目工夫蓋
大學八條目亦綱領之條目也○蒙引非禮勿視克己也
非禮勿視則所視者皆禮矣克己外豈有復禮乎所以聖
人只說非禮勿視非
缺了復禮意思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
矣

敬以持己解出門使 恕以及物解不欲勿施二 則私意無

所容而心德全矣

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

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陳氏曰敬者吾心之所主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也主敬持己行

恕及物則內外無私意而仁在是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新安陳氏曰上章天下歸仁是以克己復禮之效言之此章內外無怨亦以主敬行恕之效言之考驗也能使內外

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恕若內外尚有怨者是我於敬恕

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朱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流水注出

來到這裏方作中間也中間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

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內外間纔有一人

怨他便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

有未到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

死亡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

於人○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

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

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聖人言語極謹密說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又便說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都無些欠缺處問此意則體用兼備曰只是如此自

家身己上常是持守到接物上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少

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極密○問如以刑

加人豈人所欲便是不恕始得曰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

說忠是盡己而後推之為恕夫以刑加人其人實有罪其

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所不欲也其不欲

被刑乃其私心若其真心既以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

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問怨有是

非如何都得他無曰此只說怨得是底○弟子之問多矣

獨二子有請事之對蓋度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者亦以

其充此對而記之也○慶源輔氏曰不敬則私欲萬端害

仁之體。不怨則徇己遺人。梃仁之用。必敬以養之。恕以達之。則私意無可萌之時。無可著之處矣。○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之德。行恕則外有以推其愛之理。○雲峰胡氏曰。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擴此心。出去附蒙引使民如承大祭。非不接物也。然敬還是自家敬。敬是用於己道理。恕是施於人道理。○天下歸仁。是亦以其效言之。獨不言使以自致者。顏子無待於此也。○顧麟士曰。按紹聞編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然淺說又云。出門如見大賓。則無地而不敬。○程子曰。孔子言

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

廣體胖。動容周旋中去聲禮新安陳氏曰。程子恐人認見賓

蓋欲如所謂禮之用和為貴也。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新安陳氏曰。又恐人外貌如此。而中

心不如此。必於一念萌動。已所獨知之處。而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雙峯饒氏曰。心廣體胖。周旋中禮。持敬之氣象耳。至於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耳。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於此謹之。則得其用力之要。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

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曲禮曰。儼若思。此靜時敬也。有諸中而

後見形句反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

者。敬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觀其動時。敬則其靜時敬可知。非因出門使民然後

有此敬也。此程子推夫子言外之意而言之。○問程子只說作敬。先生便說敬以持己。恕以及物。看來須

如先生說。方全。采子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摘此二句。所以只說作敬。○南軒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

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雙峯饒氏曰：平時固是敬謹出門使民時尤加敬謹。此只就出門使民說起。則只是動時事。蓋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之時。於此時有敬謹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而得以盡其推己及人之恕矣。**附蒙引**：有諸中而後見於外。其實見賓承祭亦非全是外。只明其敬之見於應事者言。儼若思時。則此敬全在其中。

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莊敬

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恕雖不曾着力去克己復禮。然只一般。若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他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己復禮如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子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為敬。又曰：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則無己。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厚

齊馮氏曰左傳云仲尼云古語有之曰克己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唯顏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唯仲弓可以語之○蔡氏曰以效言之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邦家無怨其應狹而緩附存疑敬是簡束心身方法心是活物最易放逸如今看書寫字心尚馳出外去况其他乎故須有箇簡束他方法敬便是簡束方法先儒說敬者主一無適其中惺惺收斂不容一物皆是簡束這心方法也○人之一身最易怠惰放肆如箕踞跛踦之類敬便是簡束此身方法如手容恭足容重目容端頭容直之類皆簡束這身方法程子以整齊嚴肅語敬便是這道理○敬兼身心有交相養意此心祇畏則身亦隨以斂肅所謂心清時則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簡束而自然恭謹是也此身嚴肅則心亦在此不放逸所謂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是也○敬該動靜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就動上說者此亦因出門使民以示例耳然先儒解學而時

習日時復思繹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一般○問心德如何曰德得也謂得乎天之理也理在天地之間未屬人只謂之理及氣聚成形而人生焉此理具於人方謂之德德為人所不得也理具於人具於心也心如何具是理理氣在天地間原不相離氣聚成形則理在其中心雖是氣凝成形質然有不滯形迹者在最為神妙出入變化不測是蓋人一身之氣精英總會處氣雖充滿於人身然精英則總會在心此是形迹之心其精英便有靈覺其總會在心便四肢百骸無不管攝故人之身此精英之心實主之人身患瘡疥而覺痛痒者氣之支流受病其總會精英覺之也人風顛不省事而有生活者氣雖在風痰蔽心失其精英也此可以觀心矣而理則不外乎此其精英中主宰運正當恰好無偏曲邪僻處此便是理理無形而妙乎形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最微妙難認所以漢唐諸儒少認得及至宋儒方認得然亦說不得十分了緣這理不是易說之物要在人心會耳此可以觀心德矣此理為

言言大全卷一
人所得。則謂之德。人生有心。會氣之精英。而含這理。故謂之心德也。○問無私欲。則有其德。敬恕則私意無所容。其說如何。曰。人之一心。乃氣之精英。而含這理。然氣有為而理無為。心之靈覺。寂感皆氣之為。故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心機不測。最難靜定。馳騁奔放。更無一時寧息。先儒謂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又謂如水翻車。正謂此也。且如今在此看書寫字。未到幾行。未能幾字。心已走了。况他時乎。心既馳騁奔放。則私欲就縱肆。此理為昏昧抑塞。不能昭著流行。理不昭著流行。則德亡矣。心既馳騁奔放。雖未必遂於欲。然即其身在此。而心馳。亦所謂雖無邪心。苟不得正舉。皆妄也。况又遂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可止乎。此是心放。則欲肆。欲肆則理亡。理亡即德亡也。敬便是把持這心的方法。能敬則把持得心。在這裏。心在這裏。則靜亦定。動亦定。隨所遇而心皆在。更不容馳逐於外。視必明。聽必聰。貌必恭。言必從。耳目四肢之欲。亦無自而生。故曰。私意無所容。私欲無所容。則此心主宰。運用皆是。

這理昭著流行。這理昭著流行。則心德全矣。人都有箇口。私自利之心。人之私自利。都是只見自家。不見別人。不知人心猶己。知得人心猶己。此理便不過。此心便不安。夫理不過。心不安。雖欲自私自利。亦不自容。聖人所以說箇恕來教人。正是使人自心不安。而推以及人。則待人猶己。事父必孝。事君必忠。交友必信。待人接物各盡其道。此理自我心流行於人倫庶物之間。無昏昧抑塞之患。而心德全矣。所謂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者如此。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

武亮反

黽徒回反

之弟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刃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

去聲發蓋其德之一端也朱子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誠在下同

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

○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

存與不存○雲峯胡氏曰集註於顏淵則曰心德夫子以

之全此則曰德之一端亦不過四勿中之云也

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

之方不外是矣朱子曰這是司馬牛身上一項病去得此

病則方好將息充養爾○問仁者其言也

誠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

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誠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

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今人只信口

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

也誠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

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附蒙引牛多言而躁其病在於

心不存夫子答其問仁何不只告以存心使其於病根所

在致力而乃以訥言告之何邪曰自源固可以及流源流

亦可以得源故但訥其言心便收攝在固一舉而兩

得也如此則得訥言字面出於牛易於體認省察耳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如此

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去聲者

非強上聲閉之而不出也朱子曰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

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

亦是存得這心在○慶源輔氏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

苟動言自然訥而不苟發此心德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

之大不但如此而已也。○新安陳氏曰：言仁以心存為本，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事不苟，所以集註於此章兩以心存言之。○**困**存疑為之難，是為之不輕易，夫子所謂如之何如之何。周子所謂慎動，孟子所謂進賢如不得已，皆是為之難意。夫義理難明，往往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者，况事有似是而非者，疑似之間，只爭毫釐，皆人所難辨。又克己最難，理欲之間，不能以寸，斯須稍不謹，便陷於人欲之歸矣。是尤人所當難者，為之難，是兼此兩意。楊氏曰：

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朱子曰：仁者心

便知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之人心，常如瞌睡相似，都不見這事理，使天來大事，便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問為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為邪？曰：仁者之言，無不訥，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為而後難於言邪？且必若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易矣。豈其然乎？○程子曰：

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

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

之大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

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

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

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朱子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

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敬恕是第二門。言訥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迂回得些，是隨他病處說。○陳氏曰：語牛之說，又下於雍，非秘其精義，而不以語之也。以牛多言而躁，若不語，以其病所切，則彼之躁必不自覺終

身為此心之累而無由可進於仁必使之先致謹於此去煩而簡去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言每難其出入德次第方可漸進而仁可求矣通考朱氏公遷曰仁以學言亦曰以用功言告顏冉者使之全其心之德告子貢者使之充其愛之理於樊遲子張則兼人心事理而言之於司馬牛則即其德之一端而言之蓋資質有不同所以教之亦不同而皆徹上徹下之道也各因其人而言之也○又按顏冉之所聞者為仁之道其餘四子之所聞者求仁之方若子貢問為仁夫子告以事賢友仁則又為為仁之資與此不同蓋此類欲人反求諸己彼則欲其求輔於人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魑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厚齋馮氏曰內憂其兄外懼其禍也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扶又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

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悉井不疚而自無憂懼

未可遽以為易去聲而忽之也雙峯饒氏曰無愧是不疚之本不疚是不憂懼之本○

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

實有憂懼而強上聲排遣之也朱子曰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內

省不疚自然不憂懼來○有憂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慶源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排遣之也何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德也○牛之再問雖易於言然足

以發聖人未盡之蘊使吾德少有疵則不免憂懼憂懼氣象歉索也內省不疚而何憂懼與孟子集養生浩然之氣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同附蒙引憂者心懷憂戚懼者懼禍至也憂懼可把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來照看內省不疚則吾之氣足以配乎道義吾之志足以質諸鬼神行與吉會自無可憂懼縱有非意之來亦非己所自致而不必憂懼矣○內省不疚何憂何懼非寬之也勉之也○存疑不至於憂懼者惠迪吉也不憂懼者理直氣壯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左傳哀公十四年 騅入于曹以

叛民叛之 騅奔衛遂奔齊○問牛無令兄弟何也朱子曰以傳考之桓騅欲弑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頑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

必但當順受而已

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慶源輔氏曰順謂不拂受謂不

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附蒙引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述此只要得天命二字出言牛之有兄弟無兄弟亦天命也何必憂固非牛憂桓騅之將死而子夏言死生有命以寬之也○顧麟士 曰述所聞止此下一節商白言也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

間去聲斷徒玩反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

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讀

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慶源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脩身使兩盡其道○趙氏曰若安於命

而不脩己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雙峯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為難間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為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是恭則恭而無禮矣○新安陳氏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在天恭敬禮

節則當盡其在己敬而無失又恭而有禮之本也子夏皆

兄弟之語有疵集註下一如字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

意足而辭當矣○附存疑敬該動靜持己以敬動靜皆敬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

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

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去聲禮記檀弓篇子夏

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朱子曰子夏

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

慶源輔氏曰觀喪明事則牛之失乃移於商之身而不自

知也○雙峯饒氏曰此子夏寬牛之憂而推其原以廣之

也人之兄弟共一箇父母此固是親若推其原則人又只

是共一箇天地大父母自共一箇父母觀之則兄弟為有

限自共一箇天地觀之則並生於天地間皆兄弟也此意

豈不甚廣然畢竟他人之兄弟其情安能及得己之兄弟
意雖廣大語實有病圓則活滯則死凡圓底便活方底便
不動○新安陳氏曰喪明事與此不同然其為憂愛之情
發不中節而過其則則一耳○雲峯胡氏曰西銘亦曰民
吾同胞曰皆吾兄弟但自乾父坤母說來句句是說理一
而分殊子夏曰四海皆兄弟似近乎理之一至曰何患乎
無兄弟則不知有分之殊矣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以辭
害意也附說約仁山金氏曰以牛之高節何以在宋則朱
止巢而不止牛適異又何至為吳人所惡豈吳人所向異
與不然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者亦容有未至
耶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
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
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

如字又
將廉反

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

行也去聲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

切近災者也

易剝之六四剝牀以
膚象曰切近災也

愬愬己之寃也毀人者

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

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

朱子曰譖是譖人
是不干己底事纔

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交來不
覺愬是愬切己底事纔說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
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
說被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齊氏曰水之
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曰浸潤之譖膚受
芒刺痛痒立見故急以切己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二者

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

指可謂明而不蔽於近

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

所界反

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

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

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朱子曰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言其事愬者泛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惑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若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慶源輔氏曰浸潤膚受皆以巧譖而行其譖愬者也然使之不行則非既明且遠者有所不能子張之為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畧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

意象以為有得於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必能察

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

知有所戒矣○蘇氏曰譖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隘迫者

蓋一有所聞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

踵而得其情矣○雙峯饒氏曰浸潤者其來舒緩膚受則

其來急迫一緩一急緩則不暇覺急則不暇詳一要覺一

要詳覺與詳是兩事集註以察字包之因子張之失而告

之其失果在何處蓋必者料想之辭子張是箇易疑易信

底人易疑生譖易信生愬○鄭氏舜舉曰善形容小人之

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則人人皆識

之矣惟其便僻側媚入人以漸雖智者或不察也附存疑

明遠是就其不行處見得要人所以不行處是本於居敬

窮理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

字發字即白文行字然依王宇泰說不行謂譖愬雖巧而不得行之於我非我不行人之譖愬也較雅○蒙引註云遠則明之至也何以置在圈外曰此句不差只是視遠惟明一句遠字與本章不同書言視遠惟明與聽德惟聰一類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矣以效言之民所以信之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朱子推本而以教化行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也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使信之也附存疑是時兵食尚在民間註謂倉廩是民間倉廩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

自立問是民自不立是國自不立朱子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有立蓋有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矣不若死之為安宋子曰安字極有味故寧死而

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附蒙引前言教化行而民

信於我。後言寧死而不失信。此處常變之別也。○寧死而不失信於民。是教化行意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是民信於我。○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我意。

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

慶源輔氏曰：非於理有所見而必欲究其精微之蘊。

者不能如此問，非據理之極而於膠轕肯綮之際，如燭照數計無纖毫之疑者，不能如此答之也。

愚謂以

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

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

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朱子曰：此只因足食

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

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食足矣。比什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可制挺以撻，堅利矣。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間。是以必有以使其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南軒張氏曰：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相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為急務，然信為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勉齋黃氏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輕重也，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而後方施信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覺軒蔡氏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民無信不立。

猶物無上不生為政固以兵食為先而兵食亦以信而立
子貢兩發必不得已之問直窮到底以見信之尤重於死
而不可頃刻無也○雙峯饒氏曰去食去兵是處變之道
如忽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猝然寇難之來防禦不及然
後可去若為政常法如何可使兵食不足三者俱全處事
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蓋兵食外物容有時而可無信
是本心之德故無時而去○問古者藏兵於農兵非不
足也三年耕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食非不足
也孔子謂足食足兵豈亦後世富強之術歟齊氏曰考井
田之法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
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
無事則並隸於司徒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
養一卒足食即所以足兵也民信之矣信其有養有教使
民勇且知方而真可以敵王所愾也愾苦槩反怒也敵王
所愾四字出左傳雖曰三者其實只是一事天下未有食
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民不信者也子貢再問而孔子

曰去兵非去兵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貢三問
而孔子曰去食苟孚於民則雖緩急之極而亦終不忍以
飢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交義結
之素耳○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
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不失信末謂以死
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是處變而不失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崇本質是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

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厚齋馮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弗追一言而急駟馬弗及

蓋出於此。附達說惜乎夫子之說作一句已隱然有駟不及舌意了。却又把君子也三字扶起。再把駟不及舌抑之。見其可惜也。如云可惜汝這話。雖意是君子而話說錯。已難收了。故下節遂明其故。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郭反

鞞皮去去聲下同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

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慶源輔氏曰。有質斯有文。有文須有

質。不可相無。皮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盡去其文。獨存其質。爾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辨矣。附達說。天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之。質則文與質等耳。固不輕於質。而可以盡去也。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耳。亦

不重於文。而可以獨存也。是文質之相等。蓋如此。且文譬則毛也。質譬則皮也。文質俱存。然後可以辨君子小人。亦猶皮毛俱存。然後可以辨虎豹犬羊。若如夫子之言。則是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矣。君子何以異於小人。猶盡去其毛。而獨存其皮矣。虎豹之鞞。何以異於犬羊之鞞。此夫子所以為失言也。夫音扶。棘子成矯當時

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

楚宜。胥失之矣。朱子曰。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反。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

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察。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為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

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借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雙峯饒氏曰。此章當作三樣看。棘子成之意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為文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為本文。為末本則重末則輕。然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其流將有棄禮滅法之弊。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重輕。故集註謂棘子成與子貢胥失之。○雲峯胡氏曰。子成之言固失之。然子貢曰文猶質質猶文。猶字無本末輕重之差。亦豈所以論君子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斯言無弊矣。○附蒙引。君子質而已矣。此君子是以德言。夫子之說君子也。此君子只以其言意近厚而言。亦以德言。集註君子小人無以辨。君子謂賢士大夫兼德位言。小人謂野人也。纔把君子對小人說。便有分辨。單言則泛以德論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餼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齊氏曰。稱名者庶人對君之禮。孔子嘗為大夫。故止稱姓。附蒙引。稱有若者君臣之詞。於夫子則稱孔子而不名者。君師之分。俱要有也。齊氏說難通。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

力合作計。畝均收。新安陳氏曰。以通力均收。二句照應通也。均也之訓。大率民得其

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同溝共井之說詳見孟子滕文公問為國集註下。○朱子曰。徹是八

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魯助則八家皆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

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春秋宣公十五年

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

一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生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取中畝借民力故有若請但專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

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附蒙引通力合作通也亦均也計畝均收均也亦通也新

安之說太泥○有若曰蓋徹乎此意云何正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看到後頭方得有若意出○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蓋徹兼貢助二法此言同井也○存疑徹法兼貢助貢法十中取一民得其九公取其

其一助法十一中取一民得其十公得其一註只云民得其九公取其一者就貢槩言也故曰大約云○既欲薄賦

又欲妄用如何濟得故註加節用意只著民富來供我亦難○顧麟士曰按徐玄扈曰哀公有若其是策備荒不是救荒公自悔平日賦輕無積貯以備之欲自今加賦以待用故有若教以儲之於國不若儲之於民耳若說目前要加賦則饑年無從徵斂矣若說目前要行徹亦便濟得甚事○又曰陸宣公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

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去聲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朱

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

雖厚斂亦不濟事○勉齋黃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皆足矣則君雖不足無人與君不足者無人與君不足則

當竭力以奉其上矣何不足之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矣則君雖獨足無人與君足者無人與君足則君亦安

能保其足哉○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

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仁言之利溥哉○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

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爲出焉

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一猶不足而教

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二語見楊

子法言本出孟子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

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雙峯饒氏曰征斂無藝則下困費出無經則上

困又惡平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問哀公之不足非

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朱子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

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慶源輔氏曰哀公

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爲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

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耳○鄭氏舜舉曰民之財即止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車乘民所出芻粟民所供板幹力役民所為能寬其稅斂則民得遂其生而出力以供公上者必眾何患其不足也不然室家離散田萊荒蕪上何所取以足用乎○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蝥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有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為迂濶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故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勿軒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為學

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為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為問也朱子

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出之使諸弟子以為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為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主忠信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合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割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忠

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義不得有基本不徙義亦何緣得進○南軒張氏曰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陳氏曰主忠信則存無不誠而本以立徙義則動無非理而行以進互而言之能主忠信則所徙者溥博淵泉而時出能徙義則所主者篤實光輝而日新此德所以日新高大自有不容已者○雙峯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土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忠信是德徙義是崇徙義者今日所為未是明日見得今日未是處便從不是處遷入是處愈遷愈高附蒙引不曰祛惑而曰辨惑者必有以辨之然後有以祛之今之惑者只為不辨而不自覺耳使能辨之何至於惑○人之進德必先立箇實心了然後就事上處處要合義方能崇德如孝弟必先立箇孝弟底實心有愛親敬兄之實心則大本有了然後求其所謂孝弟者若何而為溫清之宜若何而為定省之節若何而為恭敬遜順之道未合宜便教合宜未十

分合宜便教十分合宜則日得其所未得矣合是二者可見德崇○說約姚承菴曰子張問崇德辨惑主意只要高明故夫子告以近裏著己之事○
蒙引本立日新字是貼崇德意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

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教之以辨之之方雙峯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齊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

○新安陳氏曰欲人生死意子張或有此蔽故因言之果能主忠信以立積德之基礎義以為進德之地則德日進於高明而所見亦高明於以辨惑何難之有况欲人生死又惑之易辨者也附蒙引註云則惑矣又云則惑之甚也兩句都在是惑也一句內註如此區別也見得本文四句有兩截意○上二句欲其生死字重下二句既又字重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

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

如此慶源輔氏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徙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堂堂難與並為仁蓋務外不務內者

故告以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昭公昭公

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於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

南軒張氏曰為政以序彝倫為先彝倫不敘則節目

雖繁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彝倫所為敘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慶源輔氏

曰此三綱之大者故以為人道之經政事之本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

去聲於國左傳昭公三年晉少姜卒少姜齊女晉侯嬖妾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

之宴叔向日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故弗知不知其

他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音亮

豆區鳥侯反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

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

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謂加舊量

之一也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以家量貸而以

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

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

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

壽下壽者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履賤踊貴踊則足者履也

則足者多故踊貴民人痛疾而或輿於位反休虛位反之

輿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

欲無獲民將焉避之○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

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曰知德不能久有國故

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

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

其取之民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

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

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墮農

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士不濫不失業官不滔滔慢也大

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

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

景公又多內嬖臂閉

而不立太子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而死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子

庶公子也。驚如景公妾茶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聞音，閉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茶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名夏高昭子名張立茶，實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鉤、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晉景公子在萊者，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為悼公。公使朱毛遷孺子茶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附蒙引：君

父。子。子。謂君便當是箇君。臣便當是箇臣。父便當是箇父。子便當是箇子。詞語是如此。不曰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也。然其所以君君臣臣者，則在各盡其道上來。此乃政事之根本，而非其條目也。然亦不可謂此非政事也。○存疑。聖人不告景公為政之事，而告以人倫之大者，政事之本也。此當以其人存則其政舉，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來參看。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

弑君篡國之禍。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

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本陳氏改為田氏，宗族益強。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國高立荼，是為嬰。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嬰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

言言大全卷一
奔莒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遂立陽生爲田
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殺孺子荼田乞爲相專齊政四
年田乞卒子恆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悼公有隙殺悼公
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恆與監止一作闕止俱爲
左右相田恆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
恆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
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田恆擊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
遂弑簡公於徐州恆立簡公之弟鰲是爲平公田恆爲相
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
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恆於是盡誅鮑晏
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鄆郚自爲封邑封
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恆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莊
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食
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
室紀元年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
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爲王以今天下 ○楊氏

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

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

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

子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亂也○雙峯饒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而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盡君父之道也○厚齋馮氏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則子子亦可也○雲峯胡氏曰履霜堅冰至景公不能謹其幾於先矣雖善夫子之言何益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丁亂也朱子曰半言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胡氏曰折者析而二之也治

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為一區及乎別其孰為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子路忠信明

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慶源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本

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昭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

不能欺附蒙引忠信明決正是無宿諾意如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於踐而不滯者明決也但忠信明決說該得

廣而無宿諾只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中一事而子路明決之全體亦因可識蓋是未曾發言而折獄之先如此也故

集註云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也○顧麟士曰其由也與空

說忠信明決留在下節用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

之言而記此以見形旬反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

之有素也慶源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辨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

在於未言之前也附蒙引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取字由字即上文故字意而輔氏蔡氏之說

皆小矣○或曰朱子何不以忠信明決解在下文曰解經正要如此發明方得片言折獄意出不比如今依題作文

字衣敝緼袍章首段朱子便先說出可進於道字○尹氏面此便是何用不減意亦先解出以見聖人語意

言言大全卷十二
四
曰小邾射

射音亦小邾大夫名

以句繹

句繹音溝亦地名

奔魯曰使季路要

平聲我吾無盟矣千乘

去聲

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

其見信於人可知矣

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

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

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入自信

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勉齋黃氏曰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

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懇之心以蒞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僞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

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

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

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

形句反

聖人不

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南軒張氏曰夫人之所

由而能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無也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仲由之道為未弘也○新安陳氏曰聽訟者決民之

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

如一。宋子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

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做去也。

○行固是行其所居，居是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新安陳氏曰：居如居敬之居，存諸心立

其本也。行如行簡之行，發於事達諸用也。○蒙引：二之字同，皆指政言。政不外乎教養，常存教人養人之心，而始終

無間者，無倦也。蓋人之常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如一

重在終字。行此教人養人之事，不但外如是，內亦如是。表裏如一，方是著實。方是忠。蓋人之常情，政行於外，皆是道

理。然內之所存，或未必然而有苟且鋪張之意。故曰：表裏如一，重在裏字。如語錄之說：心裏要如此，便

○程子曰：子

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慶源輔氏

曰：不曰不仁而曰少仁，正與曾子然而未仁之說同。聖人不輕絕人，以不仁。况子張乎？惟其少仁，故慘怛之意不足

而無誠心愛民也。○新安陳氏曰：少仁或謂其未仁，或謂難與並為仁，可見矣。政以治民，故以少仁言其政之無本

以無愛民言其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不息之謂誠始如是，終不如是，則非不息之誠矣。不欺之謂誠表

如是，裏不如是，則非不欺之誠矣。宜夫子以無倦以忠藥子張之病也。○雙峯饒氏曰：此論為政之心，不說為政之

條。曰：若為政之條，曰：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矣。○陳氏用之曰：孔子於子張兼無倦與忠而教之。若子路則教之以

無倦而已。○厚齋馮氏曰：子路勇於有行，慮其不能繼也。子張多浮少實，易於始勤終怠，故竭兩端而告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已見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

雲峯胡氏曰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勸以作之於將

成之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去又有善

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胡氏曰所存以心言所好以情言君子存心本於厚故待

人亦厚而惟恐人之不厚小人存心本於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不薄也君子之所好在於善故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之所好在於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濟其惡○南軒張氏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獎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

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己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勉齋黃氏曰小人成人之惡謂迎合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也不成人之美忘克詆毀使不得成其善也○鄭氏舜舉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有疾故規戒掩覆以止之附存疑誘掖獎勸是成裏事不可就當成說○未成而誘掖之既成而獎勸之皆所以致其成也○問既成而獎勸似不及了曰今有忌人之成者事既成從而詆毀之是亦害人之成也焉得為不及胡雲峯謂作之於將成之際是未得此意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

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慶源輔氏曰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己者

正人也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哉○新安陳氏曰此以通行之理言圈下以當時之事言

胡氏曰魯自

中葉

中世也

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

音

叛不正甚矣故

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

故謂從前所為

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吳氏曰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

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二章問患盜使民各一章夫子答之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道理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別法也○雲峯胡氏曰集註釋為政章政字實本於此附存疑政者正也且虛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就己身上說正人之本蓋正是正人然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故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子日

為政以德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皆是此意輔氏蒙引政者正也就作正己以正人說恐未是○蒙引曰所以帥正之道非一言所能盡非仁無為非義無行則身正矣此約言之也○顧麟士曰按沈古疾曰凡書義各照本色看有不必求之太深者如此章正字只說無論僭無偏頗便是若云大人正己物正之學大非本色須照季康子說來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

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慶源輔氏

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為盜竊而共

言言大全卷十二
心愧恥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謂雖
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耳
○胡氏曰

季氏竊柄盜魯國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

本邪俗作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形甸反春

秋傳左傳哀公三年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之寵臣曰無

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若生男則告公而立

之女也則肥也可康子名肥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

在朝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

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辭位也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

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

○厚齋馮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非

其有者必將取之嫡位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為盜

乎○雲峯胡氏曰盜生於欲康子魯之大盜也夫子答其

患盜之問不直曰苟子之不盜其辭婉而意深矣上下三

章當通看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移其欲利之心

以欲善民豈特不為盜而且皆為善矣此所謂帥以正而

民無不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

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

也偃仆音赴也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

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

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不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汪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惡人亦為善人意謂上之所欲者善非特不待於殺且化惡為善矣集註以一則字代本文而○尹氏曰殺之為言豈字而意深切著明最宜著眼玩味

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二句見後漢書第五倫傳而

况於殺乎西山真氏曰民性本善為上者以善迪之未有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

○吳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論本此康子殺心如火始然夫子以清冷之水沃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附說約鄒嶧山曰殺無道以就有道有三說一說殺無道使民知所懲而趨就於有道一說殺無道則有道者勸故為成就有道一說有道者每為無道者所病故

欲殺無道以成就有道三說俱通○顧麟士曰欲善欲字中有作用南軒說最是論語中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欲仁而得仁俱如是也不是空空一欲便了君子之德風以下申說欲善民善之故頗重君子小人字蓋以位言之草而加之以風小人而臨之以君子俱取勢足相壓為喻舊講風字者多以和煦巽入等立論何異說夢也○徐玄扈曰德字虛看善固德也惡亦德也書云爵罔及惡德○蒙引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二句且虛說若說殺了便起不得草上之風必偃一句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問達為所行通達何也朱子曰其在那也事上

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謂

之達矣。附蒙引士何如斯可謂之達。要見得所以達之意。若只是問何謂之達。則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已自認出此意了。却要說得周旋。達者德字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德字於人。又行無不得之由也。然此皆達字內意。若下文質直好義云云。則皆脩於己之事。非德字於人者。○德字於人而行無不得。此一句。是達字之正義。而非子張舉達為問之本意也。乃孔子所謂達者。子張認聞為達。非其正義也。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喫吉反之將以

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附蒙引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此子張自解於邦家也在邦在家皆有聲也非謂在邦則名聞於邦之人在家則名聞於家之人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

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雙峯饒氏曰聞是求聞於人達是人自信已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

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

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

音礙矣慶源輔氏曰主忠信質直也所行合宜好義也此

質礙矣存乎中以應乎外也審於接物察言觀色也卑以

自牧慮以下人也此審乎外以異乎內也內外交相養而

厥德脩罔覺此豈求人知者之所為哉然德脩於己而人

自信之則行於邦家者自然無所窒礙矣朱子曰質直

只是無華偽質是朴實有是無偏曲質直好義便有觸

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仔細不

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

覺也聖人說話都如此周徧詳密質與直是兩件質就

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

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

詳細工夫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

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

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

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緣會高便不

濟事察言觀色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

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

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

故小註又謂質直而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勿混看。○通
義。金山謂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是接物之際。審吾言。行
之當否。朱子但云。驗吾之言。近偏語類。又云。
察言觀色。是察人詞色。而與之言。益不可曉。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去行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音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

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

矣。朱子曰。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

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此其所以駕虛
名而無實行也。○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

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
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瞞將去。專以大意氣
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出
不得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
求名者。必闕此說。却好。○慶源輔氏曰。使其色取行違。而
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以為是。而無
所忌憚。此見其專務於名。夫名生於實。則名亦何害。惟無
實而徒有虛譽。則驕矜之意。日生而進脩之力。日怠矣。二
者雖若相似。然所行通達者。名譽自然而著。聞者
所行未必通達。其實有不同如此。○雙峯饒氏曰。色取仁
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闊。凡
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己。見於外
者。皆似合於仁。檢點他行己處。却不實。只是欺人而已。居
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己。故自居
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齊氏曰。以質對色。則一
真一假。以直對違。則一順一逆。質而者。內有餘。而外自見。

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有而內實無也。○雲峯胡氏曰：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即是在外而不在內矣。○蒙引：色取仁而行違，則非實直矣。而又豈是好義乎？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猶且自疑也。而彼則居之不疑矣。○質直以心言，好義以事言。色取仁而行違，全是不質直而好義亦在其中矣。蓋色取仁而行違，自相反了，不可以色取仁對質直行違對好義三註不是。○存疑之字指仁居之不疑，是以仁自居而不疑也。居之不疑，是欲人信之也。蓋自疑則人不之信矣。故泰然自居而不疑，欲以瞞人使人信之也。若要其本心，豈真能無疑乎？○朱子曰：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蒙引曰：彼蓋自以為是，做到此不容自收退，若收退來，連前都壞了，不以為是了，故只得擔當去。人未必都能看破也。此即朱子說看來不是何也。以此說居之不疑，似是初間無此意，待做到此勢不得已，只得居之不疑。原來這樣人是合下立意就要如此做，非初無此意，待做到此

勢不得已，然後做也。○顧麟士曰：蒙引謂取仁之仁，不專指仁愛也。此專言之仁是。○程子曰：學者

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去聲

下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利，雖

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慶源輔氏曰：程子務實務名之論，可謂切當。為吾之未能

事親也。故學事親為吾之未能事長也。故學事長為吾之未能正心誠意也。故學正心而誠意為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齊家而治國是之謂務實。務實而學，則其脩為之誠踐履之功，循序而進，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欲吾之有孝名也，故勉焉以為孝；欲吾之有忠名也，故勉焉以為忠；欲吾之有廉名也，故勉焉以為廉；欲吾之有信名也，故勉焉以為信。是之謂務名。務名而學，則惟欲其名之有聞而已。所謂大本即實理也。實理根於性，具於心，要

在反求而自得學有向外近名之意則失之矣為名而學則是偽者謂其不循實理而驚外妄求也為名雖若清為利雖是濁然一有為之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之意則便是利心也

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去而

去上之新安陳氏曰惡之形於外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去己附蒙引崇德脩慝辨惑皆是心上工夫

之心有所蔽惑則辨之都是心上工夫故夫子善其切於為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

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

日積而不自知矣慶源輔氏曰先難謂先從事於其所難

夫為所當為本非難事然自學者言之則自惰而勤自利而義其機生其勢矯非勉強則有所不能故以為難也為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為善之始而遽欲計其功焉則是利心也為利之心一萌則其大本已失易盈易涸輕

為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故必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不亟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而不自知也。○朱子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纔為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問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古萬語。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要人來這裏看得破。○

匿矣 朱子曰。須截了外面他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寬了。○

慶源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當藏。匿於心。纔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鹵莽而不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暇。攻治矣。

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

以辨惑而懲其忿矣。 慶源輔氏曰。人本無惑。惟為忿所蔽。而不辨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

發易。突兀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親。此辨惑者所以當懲其忿也。

樊遲 亦作

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雙峯饒氏曰。近利則

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於責己。粗則暴戾。而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存疑。先事後得。曰事曰得。此就崇德上說。德者。義理之得於心也。崇者。所得日以崇高也。夫有可為者。必有其功。若未為而先計之。或方為而遽圖之。則其心已不專。功之不得。而怠心乘之者。容或有之。德何由崇。惟先其事而後其得。一味去下崇。

德工夫至於德之崇則後之畧不計焉。則心一而不分。功常而固。間義理之得於心也。由近以致遠。積小以高大。日進而不自知矣。此就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道理。○愚是惡之匿於心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脩。慝工夫。只是謹獨。○顧麟士曰。按通義白雲許氏曰。辨惑。聖人只就樊遲切身之病告之。以發凡耳。人之惑不一。學者各自辨察己之惑者而務去之。○蒙引一朝言其忿不終朝。暫時之忿也。猶所謂隔宿之怨。非不共戴天之仇。終身之恨也。○或問懲忿辨惑。亦畧有先後乎。曰。必辨其惑。方能懲其忿。○范氏曰。先事後得上

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悉耕反

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去聲動者莫如忿忘

其身。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

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新安陳氏曰。自治其

惡與自懲其忿。皆崇德所當為之事。乃其目也。○問子張樊遲問。同答異何也。朱子曰。張矜夸不實。底人故告以收斂。著實做工夫。平日喜怒必有過當。故告以欲人生死之事。樊遲以請學稼圃及夫子答問觀之。是鄙俗粗暴底人。皆是隨其失而告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去聲。下文知也。知者言知仁知並同。之務。問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

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以仁知之體。朱子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末未嘗相離。用却體之所以流行者也。○蒙引。愛人知人。亦以己能者言。此以仁知之用言。然亦可見其能仁且知矣。蓋本末未嘗相離。今答樊遲。

獨專舉用言使其有所下手耳如其言也。謂之例。若使樊遲少知夫子之答亦必與爲之難。內省不疚。意同矣。

樊遲未達

曾氏曰

名幾字吉甫河南人

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

疑二者之相悖

音佩

爾朱子曰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了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

反

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

唯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朱子曰每常設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唯

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枉一

例去愛他不得大抵唯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爲聖人之言也。○雙峯饒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問以使枉者直三句方是串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知曰雖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諸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諸衆也謂衆人之枉者卽下文選於衆之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

之理

未曉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附蒙引夫子以此告樊遲猶未達欲再問則近於躓故不敢而退以質諸

子夏曰。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云云。蓋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故。只曰問知。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而以為此句閒了。不知欲何用耳。故曰樊遲之疑在下句。遲述所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舉直錯枉。吾固知其為知矣。但使枉者直。則未知其意之所在也。不知此於知者道理何指。子夏答云。此意自有所該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新安陳氏曰一言而該仁知故曰富哉

附蒙引富哉言乎言只是一句言不為富其富者言中所含之意也然不可說出兼仁知看下文註中蓋字此句正應吾見於夫子而問知意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

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

去聲

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

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

之兼仁知而言矣

慶源輔氏曰子夏一聞其說便歎聖人之言所包者富不墮於一偏不滯於一

隅即知人之中以見愛人之實推乎知之用以及乎仁之功其於仁知之體用蓋已深體而默識之矣不然何其言之明決精審沛然無疑而暗與聖人之言相發乎○新安陳氏曰選於眾而舉臯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為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蓋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弗措者歟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

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

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雙峯饒氏曰此章

之淺近處包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中深遠即枉者化為直處尹氏曰學者之問也

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又必欲為

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

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

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扶又問矣既問於師又辨於

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雲峯胡氏曰知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相為用蓋仁包義禮知仁之中

自有知知藏仁義禮知之中自有仁知仁本相為體用故

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為體用也通考朱氏公遷曰

樊遲問仁知二章皆主乎事理而以用功言嘗聞之先君

子曰聖賢之稱仁者知者蓋有不同自一人之心兼仁知

而言則為全體之聖各就其一體指其仁知而言則為成

德之人若學者之為學則當兼致其力以變化氣質之偏

以擴充全體之極也又按自其資稟各有所偏而言則仁

者自仁知者自知自其成德之淺深而言則仁足以兼乎

知知不足以兼乎仁也附蒙引學者之問也不徒欲聞其

說云云如愛人知人此說也方其所施設如何處

事其事迹之實也以本文看亦出但未必其正意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告工

道去

親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

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音朔而見疏子游曰朋友數斯疏矣則自辱

矣朱子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雙

峯饒氏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

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

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

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

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清切簡當而

可深思大率欲伸己意而聞者不忤也如此而猶不見省

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為也然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

之為不易爾○勿軒熊氏曰忠告是

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慶源輔氏

己朋友但能輔助我以為仁而已○覺軒蔡氏曰以文會

友致知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新安陳氏曰人之講

學脩德皆有資於朋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

朋友以輔仁而力於行則學進而德亦進朋友為吾知行

之助如此其斯所謂益友乎○東陽許氏曰為仁而不取

友以為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

終日言不及義之失○雲峯胡氏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

仁之功附存疑此當會其意不可泥其辭據其辭是以文

會友若其意乃以友論文與以友輔仁一般皆於講學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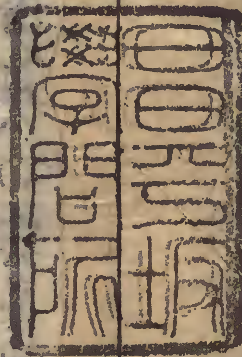
德上重友特為之助耳○以文會友只是以朋友講習註

講學以會友講學只在會友內猶言會友以講學蒙引謂

先講學然後會友此說不是蓋會友舍文無可會若云

先講學然後會友則講學又在會友之外且講學必與人

講不是只自家講且既分講學會友為二亦將分取善與
 輔仁為二耶其不通也明矣○以文會友者朋友會聚論
 文講學彼此相資互相啓發未知者求其知未真知者求
 其真知也○以友輔仁者氣質賴以薰陶德業賴以教告
 過失賴以箴規也



文以會友... 友以輔仁... 友以會友... 友以輔仁...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mostly blank with some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